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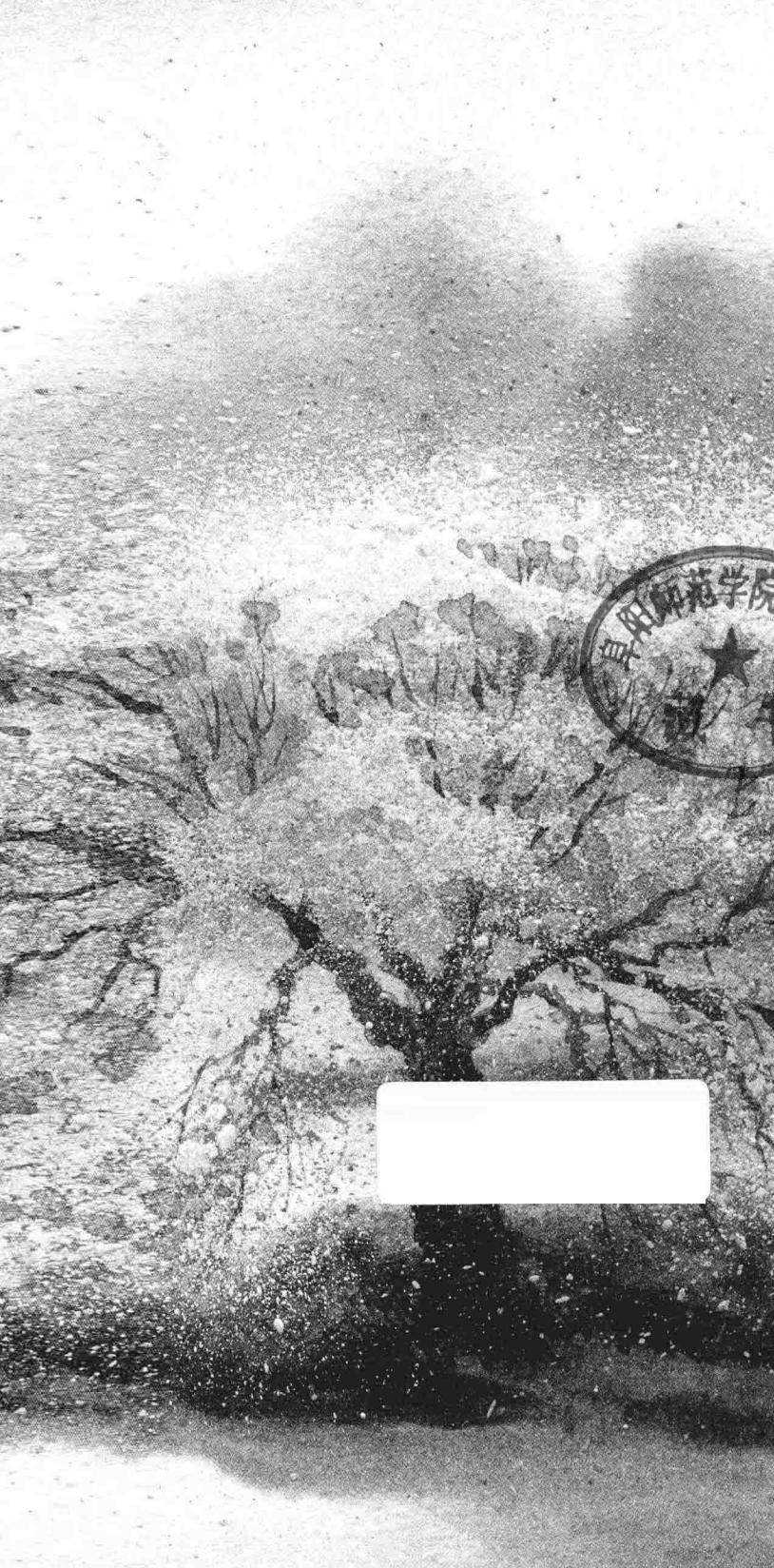
# 桃花島那一夜

光 盘 / 著

以灵动的笔触，幽默的叙述，在看似荒诞的故事背后却潜藏着作者对人类生存困境和心灵伤痛的深度思考。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 桃花島那一夜

光 盘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岛那一夜 / 光盘著.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12

(中国书籍文学馆·小说林)

ISBN 978-7-5068-3879-5

I . ①桃… II . ①光…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8921 号

## 桃花岛那一夜

光 盘 著

---

图书策划 武 猛 崔付建

特约编辑 陈 武

责任编辑 赵丽君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40 毫米 1/16

字 数 142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879-5

定 价 30.00 元

---

# 序

李敬泽

“中国书籍文学馆”，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爱文学的人开放，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文革”时有一论断叫做“读书无用论”，说的是，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但说到读文学书，我也是主张“读书无用”的，读一本小说、一本诗，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那不如不读，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还把人家好的小说、诗给读歪了。怀无用之心，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它所能予人的，不过是此心的宽敞、丰富。

实则，“中国书籍文学馆”并非一个场所，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按照规划，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品，就好比一座

厅堂架起四梁八柱，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

现在要说的是“中国书籍文学馆”这批实力派作家，这些人我大多熟悉，有的还是多年朋友。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现在，“中国书籍文学馆”把他们放在一起，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

当代文学，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大抵集中在两端：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十几人而已；另一端则是“新锐”青年。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很舍得言辞和篇幅。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一批作家不青年了，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他们写了很多年，还在继续写下去，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

但此中确有高手。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

- 一、他确实没有才华。
- 二、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
- 三、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
- 四、他的运气不佳，或者，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记住他。

也许还能列出几条，仅就这几条而言，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实际上，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可能性和创造契机，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值得期待的。“中国书籍文学馆”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色——它可能真的构成

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中，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而且，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或许是别有洞天，或许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目  
录

挖 宝

001 ◀

信 号

034 ◀

桃花岛那一夜

064 ◀

他的名字叫白

097 ◀

渐行渐远的阳光

129 ◀

目  
录

空房子

► 166

穿过半月谷

► 180

楼上的

► 199

意外婚礼

► 215

## 挖 宝

父亲在那边等着。穿过白毛谷，就能见到父亲了。

小木船拐过几道弯在一个码头靠岸，这已经是白毛谷地界。火娃随着同船人下船，他是坐在船头的，后面的几个人急猴猴地往前挤，火娃被挤成最后一个。几十里水路，火娃没和船上人说过一句话。同行者似乎都不是健谈之人，话语很少，要不是船老大不时唱些山野民谣，整条船就成了一条死船。那人挤过火娃时，身上的包袱重重地擦着了火娃。包袱里的东西很硬，像石头。那人一直坐在火娃对面，他老是盯着对面的山峦发呆。火娃对他的包袱感兴趣，多次趁他不注意用脚试探，但是包里的东西硬硬的，辨不出是什么。

岸上三三两两地坐着一些人，见到小木船也不急于上船。他们都知道船老大不会立即返程，他要进白毛谷里喝上几盅，或者办点男人的事。他们要等的船老大可能就要从白毛谷出来了。

船老大系好小船，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前走，不多时赶上火娃。船老大身上有股鱼腥味烟草味汗臭混合成的味道，这点火娃在船上没有注意

到。船是移动的，有风，这些味道被吹散了。要是在河面上闻到，火娃定会昏倒。

第一次来？船老大问火娃。

火娃点点头。

船老大神秘地笑笑，一阵风似的超前而去。

石板路向山上延伸，有时平缓有时陡峭，但总的来说还算平缓。火娃不急于赶路，天色还早，他估计会在天黑前穿越白毛谷见到父亲。既然不着急，对路两旁风景就多了些关注。回头看时，河对岸是连绵的山，太阳阴影下黑黑的一大片，沱巴河也变成细细一条，甚至因为转弯像是被大山斩断。此时来路已无一个行人，几只白色大鸟反复横切石板路。不多久，白色大鸟就成了一群，一群。在家时，每到深秋或者暖春，就有各色鸟飞过村庄。晚上，村里人在屋前屋后点上柴堆，鸟儿们见火就扑。人们用这种方法捕鸟，每晚收获都很大。有人将两只锅架在柴堆上，一只烧开水用来脱鸟毛，一只烧着油用来黄焖或者爆炒鸟肉。一边喝酒吃鸟肉，一边捕鸟是非常痛快的。火娃向鸟群冲去，可是这些鸟不是笨鸟，他还没拢边，白鸟们就大叫着展翅高飞。这些鸟叫声与飞经家乡的候鸟不一样，这些鸟叫让人内心有撕裂的感觉，不痛，却令人恐惧。

继续赶路时，火娃注意到山上的碉楼，白白的，瘦瘦的，有几个脑袋从碉楼窗口探出来。他们似乎在怪笑。后来他觉得，这个怪笑似乎就是背着“石头”的那个同船人发出的。那人果真在不远处的石头上坐着，包袱就在脚边。火娃目光向包袱射去，那人警觉地把包袱搂到怀里。包袱发出声响，像金子银子，或者石子碰撞。那人一直怒目望着火娃打身边走过。

到了山顶，原来碉楼离得还很远，白晃晃刺眼，再走几步，一股白光从碉楼射来。火娃用袖子挡住眼睛。他已与碉楼、太阳形成一条直线。脚下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有低矮的建筑，在太阳和青山映照下呈灰

白色。不用打听，这就是白毛谷了。这白毛谷东西走向，父亲应该就在白毛谷西边的某个地方等他。

前面有茶庄，伙计肩上搭着脏兮兮的毛巾，点头哈腰地为客人端茶送水，或者收钱。火娃一坐下伙计便迎上来，说，先生喝什么茶？火娃说，随便。伙计笑呵呵说，有，什么茶都有，“随便”也有。不多时，伙计提来一壶“随便”茶和一只大花碗。火娃闻到伙计身上有一股墓室的味道。周边茶客都在轻轻喝茶轻轻说话，交头接耳，神神秘秘。火娃竖起耳朵听最近那两个茶客的话语，却像身处岩洞里往尿壶尿尿，叮叮咚咚，含混不清，回声四起。那两人发现火娃偷听，一怒之下向火娃泼来滚烫的茶水。火娃躲开了。那两人继续低声而神秘地说话。伙计借上来续水悄声告诉火娃，来到白毛谷，最重要的是不要打听别人的秘密，否则，轻则掉耳朵，重则掉脑袋。火娃说，他们有什么秘密？伙计说，人人都有秘密，都是些发财的快活的秘密。伙计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团白纸，说，你见过吗？火娃将纸展开来。是一张地图。火娃说，这地图有什么用？

伙计笑了，说，你果真是新来的，果真涉世不深。你对白毛谷的历史太不了解！这是张藏宝图。有了它，你就能找到宝藏，富可敌国的宝藏。

火娃想仔细看看，伙计却把它收回，说看看也是要钱的。你是想看看，还是购买？

火娃说，让我想想。

伙计说，想吧，再想黄花菜都凉了。既然不知道白毛谷的历史，那你干吗来了？伙计把地图收回怀里离开。

火娃想说点什么，伙计不见了人影。伙计一走，火娃身边坐下来一个大脑袋男人。大脑袋端起火娃的茶一仰脖喝掉，说，别信伙计的，他有藏宝图还用得着当伙计，早挖宝去了。他是假的！火娃说，你讲得有道理，你脑袋大，一定很聪明。大脑袋点点头，说，我原来脑袋不大

的，自从进了白毛谷，挖得宝藏，天天开心笑，脑袋就撑大了。火娃说，你爱吃鸟肉吗？在火堆边一边喝酒一边捕鸟好惬意的。大脑袋摇着头，说，你脑子有问题。本来想卖你藏宝图的，看来很难和你成交。大脑袋失望地离开。

不知何时，不远处的茶桌上坐着同船那个背包袱的人。他的包袱搁在桌上，太阳下发出白光。火娃心里说，那人脑子里藏着秘密，包袱里放着秘密。一壶茶工夫，有三个人靠近那人的桌子并且坐下，他们开始轻声说话。一会儿后，那人拉开包袱，火娃赶紧伸长脖子，一股强光从包袱里窜出，刺得火娃什么也看不见。然后，那人收起包袱跟三个来人一起离开。伙计不在，那人把钞票压在茶壶下。火娃很羡慕这些神秘的人。他们是白毛谷通，是江湖老油条。

这壶“随便”茶味道不错，火娃越喝越想喝，都上了瘾了。他招手叫伙计再添一壶。伙计说，没有人像你这么喝茶的，你一个人干坐着喝茶多耽误事，喝茶能喝出金银财宝吗？

我想听白毛谷历史。火娃手里捏着一张钞票。

这个不能要。伙计说。

这个可以要。火娃说。

伙计收下钞票，说我说的历史比这个值钱。想到听完历史你会买藏宝图，我就贱卖了。

白毛谷原本叫白银谷，许多许多年前，全山谷都是黄金白银，不管黄金还是白银，闪光都是白的，远看这些白光，就像厚厚的白毛。这是她改名的原因之一。之二，主人为了藏富，有意改名。黄金白银怎么来的？那一年，太子爱上一个宫女，他宁要美人不要江山。一天深夜私奔出宫，越逃越远，最后逃到白毛谷。皇帝派人搜寻了三年才在这偏野之地找到太子。但太子决意已定，谁也没办法。皇帝只好大骂一通默许了太子。但是儿子是父亲身上的肉，皇帝每每想到远在天边的太子就心疼，于是派人送来金银财宝无数下人一批又一批。不到一年，这里就成

了皇宫。但是，这里也是一个秘密之地。十几年后，该朝代气数已尽，被新的朝代取代。但皇帝早有预见，亡国前，他就遣人把皇宫中所有金银财宝秘密运到白毛谷。小小的白毛谷集中了那个朝代百分之九十的财宝。也怪，前朝灭亡不到三年，白毛谷的人突然神秘死光。风吹雨打，山崩地裂，白毛谷城被埋进了历史的深处。

这是哪个朝代呢？火娃问。

哪个朝代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财宝遍布。伙计说，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了，因为你那点钱只能值这点历史。白毛谷流传一本手抄本，叫《白毛谷藏着大宝藏》，里面比较详细地记载着白毛谷历史，从这些历史里可以寻到所有宝藏的踪迹。

你有卖吗？

没有，我也只是听说，从没见过。但可以肯定，那书一定在白毛谷某个人手上。地图你还买吗？

火娃说，买。

伙计说，这就对了，我承认我这地图标明的不是所有的财宝，但如果你能挖到地图上的这些，也够你几辈子花的了。

喝完壶里的茶，火娃离开茶庄。他一口气爬上碉楼。碉楼分好几层，它像宝塔一样矗立在山顶。碉楼上人满为患，他们每人都手拿着藏宝地图，目光远眺。他们都想站在白毛谷的最高处将地图与实际地理重合。有人手上有好几张不同的地图，他们脸上的表情不清不楚，他们不敢痛苦或者欢笑，因为怎么做都是危险的。你暴露秘密就意味着把脖子送到人家刀下。碉楼有八个角，每个角开着一扇窗，供人们观察风景对照地图之用。火娃走了一圈，走了四面八方，也没有找到与地图吻合的地理位置。他突然想起前面见到过的大脑袋，他就变聪明了。他挤下碉楼，沿着山路寻找吻合的方位。山路早已成为大道，寻宝人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火娃在白宝旅馆住下。杉树皮搭建的旅馆阴暗潮湿，蚊子比平常见到的大，而且是白色的。白色蚊子趴在涂成白色的杉树皮墙壁上，极富隐蔽性，极具杀伤力。当他靠近白墙壁，几只白色蚊子扑杀而来，一叮一管血。红血液进入白色蚊子肚子，红色竟然不见了。火娃向旅馆老板娘要捕杀蚊子的工具，老板娘拿来一根灰白色的蚊香。点上后，白色的烟雾弥漫在屋子，火娃听到自己的呛咳声和白蚊子“扑扑”的落地声。有几只落在他的地图上。火娃不禁笑了。他将白蚊子捏碎，却没找到红色的血液。

有火光从墙壁的细缝里溜来，夹杂着含混不清的声音。火娃恶作剧地拍拍墙壁，那边声音没了，灯火也灭了。火娃怕曝光，也急忙吹灭了灯火。隔壁无声无息，人蒸发掉一般。火娃不敢大声喘气，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良久后，隔壁有了动静，灯也亮了。火娃眼睛贴到杉树墙壁上，缝太小，看不清隔壁。火娃将缝掰成一个小洞，在一只眼睛的工作下，那边风景一览无余。隔壁住的是那个背包袱的人。另外两人坐在他对面。那人把包袱打开了，露出几件怪东西，它们相互碰撞时发出金属声。火娃认定，这声音与上午在石板路上听到的一模一样，证明这一天包袱里背的是同样的东西。那边的声音仍然不清晰，火娃只听到“宝贝”“古董”这些词。他们边说边打手语，然后三个人每人出一只手握在一起。完了，对面人给了背包袱的那人一把钞票。最后，来人背着包袱离开。留下来的那人关上门，无声地笑着点钞票。见到钞票，火娃就流口水了，他想变成一只蚊子飞过去，把那沓钞票叼进自己的口袋。想归想，毕竟钞票是别人的，口水流干也没用。火娃一气之下，把那个小洞堵上。

老板娘来敲门，杉树皮大门响起来与众不同。她掌着灯火，连拍几次。睡了吗，先生？老板娘说。她声音像一只怪鸟。火娃拉开门，强迫自己张开大嘴打哈欠，说，老板娘有何吩咐？老板娘挤进来，点上房里的灯，说，你体格不错，睡过女人吗？火娃摇头，说，父亲不让。老板娘很为他惋惜，说，你前面的日子白活了。不过，从今晚你就可以开荤

了。姑娘都不错，随你挑。火娃说，要钱吗？老板娘长笑起来，一笑，声音就像母猪了。火娃发现，她笑时，两个乳房并没有颤动。火娃按住口袋，说，我没带钱，不，我根本没有钱。老板娘失望地想离开，但她又转过身，说，藏宝图要吗？姑娘、藏宝图你总得选一样。火娃说，我都不要，我没钱。老板娘说，没钱，你上白毛谷来干吗呢？既然来了，就要想办法弄钱。说话间，一个姑娘进屋来。老板娘说，小艾叶，把衣服脱了，让先生看看你是不是很值钱！小艾叶褪掉衣服。火娃就傻眼了，说，我能欠着吗？老板娘说，不能。小艾叶动作神速地穿上衣服，随老板娘出去。

隔壁的门被推开了，火娃耳朵贴上去，听不太清楚，他又将那小洞捅开。老板娘带着小艾叶站在灯光中。小艾叶再次脱掉衣服。背包袱的老兄急忙把小艾叶扛起来丢到床上。老板娘吹灭灯火退出去。

隔壁声音像柴火烤着火娃的心窝，火娃受不了了。他猛踢一脚，白色杉树皮墙被破开。他急忙逃进黑夜。

火娃一头撞进老板娘怀里，老板娘笑骂说，被鬼撵了吗？

我要出去，到白毛谷西边去，父亲在那里等我。

天这么黑，你能出得去吗？

我能。请告诉我路线。

老板娘说，好吧。从这里往前走 50 米，左拐 300 米，再右转 200 米，那里有个亭子。然后向北，沿路弯向西，就到出口了。

火娃谢了老板娘。他踏上西去之路。白毛谷的街道高低不平，没一盏路灯，火娃摸索着前进。走了 50 米，就是一个路口，按照老板娘指引的，他向左拐，走了 300 米，他头有些晕。这里有多个路口，他记不得右边是哪一边了。他选其中一条，往前走，走了好长一段也没看到亭子。他折回来，走第二条路，走下去很远，仍然没有见到亭子。他再回头，走第三条路，结果走到尽头也没见到亭子。再折回来时，他就失去

了方向。眼前有山摇地动之感。他坐下来休息。他很渴，想喝“随便”茶。白毛谷里闪着零星的灯光，但它们都很远，而且有灯光并不等于有“随便”茶。想起茶，他就想到伙计，想起身上的藏宝图。经过几十次的阅读，地图已经印在他头脑里了。地图没有标明东西南北，也非完整的白毛谷地型图，这是寻找宝藏的最大障碍。

有一个人出现。火娃急忙向他打听去亭子的路线。那人说，往东走60米，再往北100米，再往西走140米，就能见到亭子。火娃谢了这个好心人，继续赶路。结果他是徒劳的，他走得精疲力竭也没见到一个亭子。天就亮了。他就地躺着睡去。一觉醒来，他发现原来自己就躺在亭子下方。他站在亭子的长凳上，眺望西去的路。那条弧形之路非常清晰，它不折不扣地与西边出口相连。火娃笑了。出路找到了，就不用急了。在亭子这个方位按图索骥也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把藏宝图摊开。纸质量不好，才摸不到一昼夜就快磨穿。亭子的位置不高不低，视线还不错，能够分辨白毛谷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街道房舍。天刚亮不久，可是已经到处是人了，他们拿着地图或者铁锹或者背着包袱，带着自己的秘密走向目的地，有的已经在目的地上干了。火娃让地图一点点旋转，寻找地图与实景的吻合点。此时，亭子来了一些人，他们同样在寻找地理路线。各人干着各人的，互不搭理。火娃仔细研究地图，分析远远近近的山水。他不明白此地图是何时留下来的，时间越早寻宝的难度就越大。白毛谷属于沱巴河流域，刮巨风下暴雨地裂山崩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古代的甚至早先的地图就失去了地标。火娃不断地抓脑袋扯头发，他认为这样能使聪明细胞活跃，有助于分析研究。身边的人来了又走了，接着又来一批，轻风一样，悄悄地来悄悄地去。火娃缓慢地将地图旋转了360度，脑子里有无数个疑问和无数个肯定。

有铁锤铁锹劳作声传来，有人在亭子的附近开挖宝藏。火娃望着他们。发现火娃后，他们停下手中的活儿，怒目而视；有人就大喊，看

什么，滚呀！火娃想起来了，伙计告诫过他不要探寻别人的秘密，那样是最危险的。火娃想，挖坑谁不会，等我挖坑时我也会对所有人大喊“滚呀！”

前面有挖宝工具出售，除了传统的铁镐铁锹，还有宝藏探测仪。但宝藏探测仪很贵，火娃买不起。

有了自己的工具，火娃心里踏实多了。他的眼前显现出一堆堆的金银财宝，还有比小艾叶漂亮几倍的美女向他招手。一路上是掘宝之人，掘宝之声传向四方又从四方传来。白毛谷的道路百孔千疮，大坑小坑星罗棋布。火娃庆幸昨晚在黑夜里行走没有掉进坑里。火娃找不到一块可以掘坑的地方，每寸土地都让人掘过了，有的还近期被掘过无数次。

那一年啊，白毛谷的奶子山崩了。从别处传来一句话。

这句话意味深长。奶子山一定埋藏了许多金银财宝旷世古董。奶子山在哪里？它倾倒的方向朝哪边？所有人都细细地咀嚼着传说，分析判断着埋在地下几千年也许上万年的宝藏。

再往前走就得下台阶了。台阶下是一大块凹地。上有散开来的房舍，都是那种涂成白色的树皮建筑。“招挖宝工”，火娃看到一块高挂的招牌，白底红字，风吹过，招牌一动不动。火娃刚站在招牌下，一个女人就出来了。这个女人皮肤黝黑，马尾一样的长发披在肩上。

来吧，我家有无数的宝藏。女人说。

在哪里？我能参观吗？火娃说。

可以。它们都埋在地下。只要你努力工作，很快就能参观到它；你天天可以参观不同的它们。女人说。

火娃说，你几十岁了？

女人说，记不得了。

火娃说，你有男人吗？

女人摇头，说，男人不是宝藏，拿来没用。